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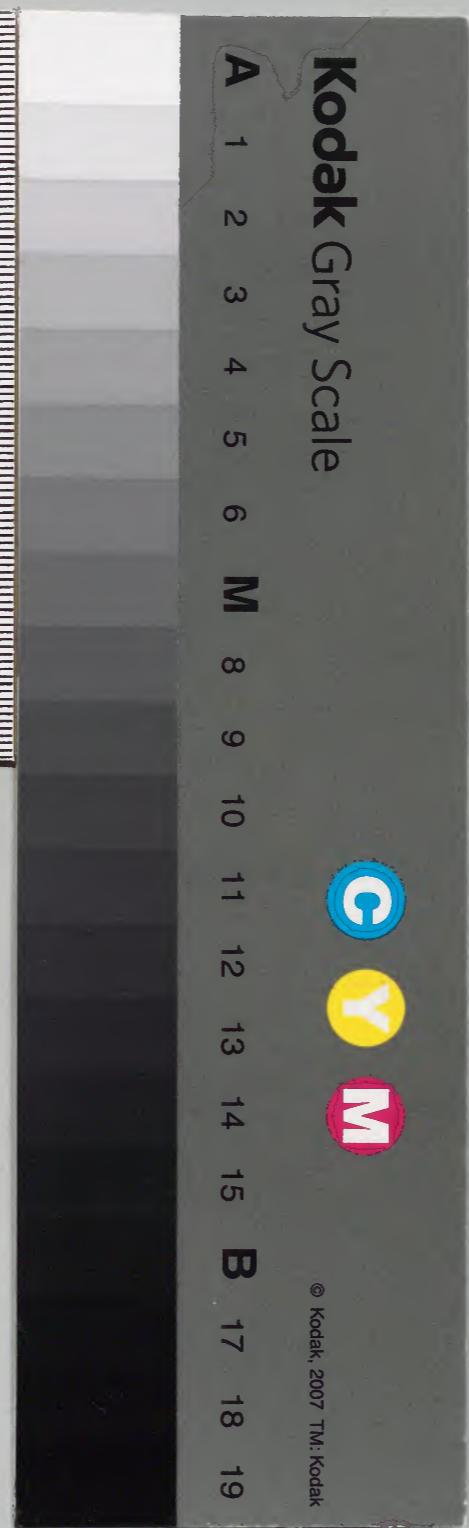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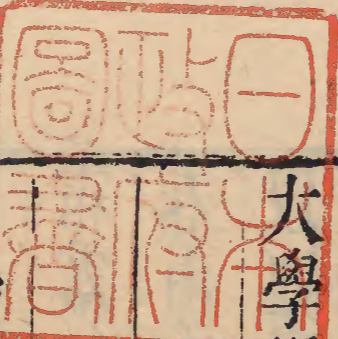
五十九之六十五

補

十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57
冊數	42	(23)
函號	河	21 1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九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下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吳澂曰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為一時禘當作祠此
言每歲時祭疏數之義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祭期

大促密。疑若煩縟而媒瀆。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祭期太闊遠。疑若怠慢而不思其親。天道一歲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祭。一歲通有四祭。是為不數不疏而得其中。合於天道。三月為一時之節也。

周諤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吳澂曰。鄭氏謂霜露既降。上脫一秋字。此承上文春祠秋嘗而言。陰陽往來之義。孝子各因其時而念親也。秋謂自孟秋之月以接乎秋後孟冬之月也。已霜則霜降。未霜則露降。悽愴悲慘之意。春謂自孟春之月以接乎春後孟夏之月也。有雨則雨濡。無雨則露濡。怵惕驚恐之意。來謂兩間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來也。往謂兩間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也。履秋時霜露所降之地。而悲慘者。非怯其寒而然。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往。故悲其不



可復留也。履春時雨露所濡之地而驚恐者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來。如將見其在此。故驚其忽有所見也。

黃裳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

或謂恐懼正是這個

工夫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亦早其所為齋者已

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僣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陳澹曰。五其字及所為。皆指親而言。入室。入廟室也。僣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儆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

臣按。齊之日。致其思慮。祭之日。若有見聞。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常常若其生存也。

父母之所
愛子亦愛
之如見親
之所愛乃
真孝矣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致，而不敢盡其私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澔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日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

親有欲之之色也。

方慤曰：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

臣按：或有問於宋儒張載曰：忌日有薦可乎？載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之是已。

劉彛曰。祭畢而餽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餽之禮者。慎終如始也。

臣按儀禮。無天子宗廟之禮。雖諸侯之禮亦亡。所存者。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乃大夫士之禮而已。然儀禮雖無其禮。而散見於戴記之禮運禮器。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者。其儀文名物之義。猶有存者。雖其參錯不一。渙散無統。然因其言。繹其義。而尋其脉絡之所自。部分之所屬。分折而條理之。使有所歸宿。而又酌取周禮及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與夫諸儒註疏。有及於禮者。

推類而求之。則墜緒可得而尋。古禮可得而復矣。昔朱熹嘗欲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折衷以為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屬其門人黃幹。楊復。復自致齊而裸獻。自裸獻而饋獻。以至加爵徹俎。旅酬。登餼。繹祭之儀。次序分類。今其成書。具在。可考也。臣竊以謂古禮。今世雖不能盡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亦不可使其泯滅不存。况禮為六經之一。雖時異勢殊。事難卒復。然天理自然之則。人事當然之義。則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也。乞

詔儒學之臣。假以秘閣之書。俾其參考編類。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

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藏之學。校頒之天下。垂之後世。使夫自古聖賢精神心術之微。儀文度數之詳。不至於墜地。是蓋天地間一盛典。

聖明朝一大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熹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遼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闊遠。難盡感格之道。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亦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故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

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裸獻各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臣按禘者王者五年之大祭也先正謂先王報本反始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祭禮之大莫有大於此者矣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臣按禘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禘禮

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禘焉謂之大禘則此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用姑從之以為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

朱熹曰左氏云時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是

楚語未有實指昭註不知何據議禮所以傍紛也

主復寢猶日上食矣。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三祧。亦但於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大廟之常禮也。是亦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旁。立廟并為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閭加一祠。歲祠上食二萬。

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聖王有作。宜酌而行之可也。

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朱熹曰。此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所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熹曰。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失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

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臣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兩言者。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而萬世奉親。思孝之要道也。陳祥道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忽。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齊戒。前祭一日而省視。祭之日。禮文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裸以至九獻。其禮非一端。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

日固不足。非疆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釋，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牷祭，夏秋冬，則合享。牷祭各祭於其廟，合享同祭於太廟。

程頤曰：歲四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

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

禮典

以節儉行一節制則大謬

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同堂異室之制，行之于百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

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以謂
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
之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
之以為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為一
世。而各自為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
烝者。春祠則禴祭。夏秋冬則禘祭。如王制之說。
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齊戒為始。四日祭太
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
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群廟之主。各得
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

易者象也
非可以
字似言也

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禘之意。至
日各迎其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禘者不與
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大
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古制。大儒
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
祖之祭。似禘。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為人
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
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凡毀廟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
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為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為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為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

是為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大禘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為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稱。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心。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



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顧臣何人，輒敢妄議。蓋述所聞，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為

今日可行也。臣昧死謹言。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

朝會議。

不冠之見
禮未可以
議凡

蔡邕曰：聞古者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明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胡寅曰：送終之禮，即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

體鬼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鬼為有知，虛廟祔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于寢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拆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臣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思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

體鬼之所存。但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
 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
 亦不為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
 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
 苦何居。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
 事之乎。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
 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
 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
 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
 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
 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奉祠。乾德
 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
 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後世行之。雖非古也。然
 祖宗體鬼所藏。留骨所在。為子若孫者。漠然以
 土壟視之。閱歲踰時。不一展省焉。其情安乎。情
 之所不安。義之所不當。此禮所以貴乎義起也。
 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
 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在漢初



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為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臣竊以為人子於其親。當一於禮。而不可苟於其生也。則既事之以禮矣。迨其死也。其體魄之歸於地者。為宅兆以藏之。其魂氣之在乎天者。為廟祐以棲之。其洋洋乎在廟祐者。則固事之以生矣。其累累然在丘壠者。安忍以死視之哉。但為之制。不可盡備。宜視歲享而殺一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乎得古人起

禮之義云則此禮雖古無有而今有之亦不為過矣夫上陵雖非宗廟之禮然亦所以祀其先也故附於宗廟之禮之末

以上宗廟饗祀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九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上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詩大雅綿之詩曰迺立冢土我醜攸行



朱熹曰冢土大社也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戎配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臣按國家大事在祀與戎故人若建國必先立社欲有兵戎之舉必有事於社而後啟行爾雅所謂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者也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報秋報社稷也陳道祥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祗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社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

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謂壇與壝也而樹之田

主山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

賈公彥曰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壇壝於四面也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

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

臣按周禮鄭氏註此謂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卽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所對者也。或問朱熹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熹曰以木爲社主使神依焉。是三代以前之社皆以木爲主。後世乃易之以石焉。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賈公彥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幾。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令社稷之職。

賈公彥曰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一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註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熹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令社稷之職謂未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也。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賈公彥曰歲時春秋也。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五穀豐稔所以報功。

黃幹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是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靈鼓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

毋之義也。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太宗伯以血祭社稷。

鄭玄曰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

若大師則師有司也。而立軍社。奉主專。

鄭玄曰王出師必先有事於社。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書曰不用命戮于社。社主用石爲之。奉謂

將行也。

臣按社之主樹以木。出師則不可載以行。意者當時壇壝之上則樹以木。而又以石為主。如喪之車。然遇有征行。則奉之以車而行乎。後世遂因之不用木而用石也。不然則是臨行旋為之。故曰有司立軍社。謂之立者。前故未有也。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太牢。

牢。瓘也。

諸侯社稷皆少牢。

方慤曰。大牢具牛羊豕。少牢則羊豕而已。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

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陳澧曰。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為是。况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曆。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為官府祭社。宜用仲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為

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丁在戊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謂上戊哉。亦豈古人所以秩祭祀之意哉。蓋秩之為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况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當循其次序。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穀曰。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墻下。答陰之義也。

朱熹曰。社是土神。社之所以有神。能生物。便是神也。

也。

馬晞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

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方慤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

自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

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

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

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陳澔曰：薄作毫，於周為亡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陳澔曰：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中霤與社皆土

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則祭土神於社，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也。祭法：王為群衆也，姓立社曰大秦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孔穎達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共粢盛，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籍田，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社。張載曰：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是一社，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

大學後義疏 卷六十一
陳祥道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

臣按聖人言郊必以社對。謂郊以明天之道。社以神地之道。說者謂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土

帝以血祭。祭社稷。禋天則以氣。以天陽也。祭地則以血。以地陰也。禋祀祭天。則兼地。血祭祭社。則兼稷。胡宏謂社卽北郊。朱熹有取焉。臣竊以謂地之所以爲地。積土而成也。地其總名。所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五土。則各分而名之也。分而名之。則各一其土。合而言之。則皆地也。人在天地間。仰而視之。同此一天。卽其所在。則各一其地也。天父也。父一而已。母各有所在。故惟天子得以祭天。祭天而遂及乎地下。而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得以祭其社。社之名雖同。

而所祭之神則各不同也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袞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孔穎達曰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也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能治九州故祀以配社之神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為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為

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社為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
太祖太宗並配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

大學後義疏卷六
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王者立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臣按先儒胡宏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周禮別無祭地祇及祭社之說。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楊復謂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

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

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始用石主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以上社稷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吳澂曰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圓象天而一圭所邸於天道為不足故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鄭玄曰案宗伯實柴日月星辰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

陳澧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方慤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祭星之所謂之幽宗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方慤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
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
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
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
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
陰陽之外內東為陽中西為陰中中則得位故東
西所以端陰陽之位

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祭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為壇坎而祭遇雪霜風
雨之不時則又祭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為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為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
以上祭日
月星辰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鄭玄曰禋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弟
五弟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與台也。

王昭禹曰天之司民所以制民之生死也而民數有登下司祿所以制穀之凶豐也而穀數有多寡孟冬既祭司民司祿而後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藏于天府所謂天實司之也然則天府之所掌凡以奉承天之所為而已。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楊復曰當獻民數之時祭司民所以報天生烝民之德也當獻穀數之時而祭司祿所以報天生百穀之德也即一事之所主而名之曰司因一事之功而祭報之則曰司民司祿之神亦如司春司夏司中司命之類也。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輶師雨師亦以為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

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為基星則執泥矣風而為箕雨而為畢可矣則夫後世所祀之雲雷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已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為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陳澔曰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祭寒暑者寒暑一來一往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送寒

臣按一歲之間而有春夏秋冬之時四時之候

而有寒暑溫涼之氣冥冥之間必各有神以司之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未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祭於群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為祭未嘗合而為一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以為一壇以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為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

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我

聖祖之蜀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蓋有間矣夫雲興而雨霑既祀夫雨而獨遺於雲可乎峙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遼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而



宸居所泄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而比冥漠之中有薰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

焉嗚呼至哉

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以上國家常祀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一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一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滌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下

舜典望于山川

朱熹曰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

故曰望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鄭玄曰五嶽東曰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常山中曰嵩高山山林曰狸川澤曰沈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賈公彥曰山川稱望言四向望為壇遙祭之也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毼

陳祥道曰毳毼五章說文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

雖之飾而毳又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王祀

四望山川之服也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賈公彥曰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

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

四瀆也

臣按所謂四望者蓋以五嶽四鎮四瀆乃天下山川之大者天子兼有天下之大不能親臨其地故遙望而祭之也若夫所謂山川者隨所在而有則各隨其地而祭之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為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

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以專祀之。初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

列 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

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

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

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蒞其

所在祀焉。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陳澧曰。視者視其饗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

馬晞孟曰。名山大川。有功於民。而民之取材用者

也。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

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

月令。孟春之月。乃脩祭典。祀山林川澤。

馬晞孟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

泉。

吳澂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淮河濟之類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栢濟源自沅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孔穎達曰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澧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玄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

余嘗至齊
無問山其
地可耕其
險可城以
大兵甲以

於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
燕而以白溝河為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
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為過若夫今日建
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
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
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
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為順於理為宜况今北
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既以為北鎮川獨
不可以為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

其廣雖廣
寧失后而
寧錦居民
聚族耕其
中沃土也

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
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
既為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
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議禮之
事非臣下所敢專者謹錄愚見以俟采擇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
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
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
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左氏傳昭公元年。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凡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

哀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祭境內山川江

漢睢漳楚之望也。

朱熹曰。諸侯祭山。只祭得境內者。如楚王病。十云

河為崇。時諸大夫欲去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

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崇。孔子所以美之云。楚昭

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非境內

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

臣按。朱熹謂非境內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

祭之。今東嶽行祠徧天下。除

京師及齊魯之境外。有其祠者。皆當革去。蓋鬼

神不享非禮。孔子所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正

此意也。

劉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帝

以衡山遠以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

霍山代之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

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

六經後事補 卷六十一
六
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臣按。自古所以祀五嶽四瀆山川者。皆以其能出歛雲雨也。出雲雨則使不至於旱暵。歛雲雨則使不至於淫潦。無非欲其生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則君位安矣。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

雒水。祔爲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鎮。是爲五鎮。

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華嶽爲金天王。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東嶽爲天齊王。天寶九載。封中嶽爲中天王。南嶽司天王。北嶽安天王。十六載。封四瀆俱爲公。

十八載封四海俱爲王五鎮俱爲公。

張拭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爲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祠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字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加五嶽以帝號東嶽曰齊天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西嶽曰金天順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崇聖。

陳淳曰泰山在唐封爲天齊王宋朝以東方主生

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一帝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耶泰山畧封內惟魯公可以祀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絕不相干涉而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臣按有此天地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世俗乃以三月二十八日爲嶽神初度之辰嗚呼自天一生水凝而爲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亦有時日耶此無稽

之甚也。甚者惑於釋氏地獄之說，謂人死其魂皆必經嶽祠考掠，而有二十四案之像，其說尤爲不經。乞下有司屏除，毋俾得以惑世欺民。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畧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繆。臣知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茲矣。

以土山川之祀

大祖皇帝敕封監察司民城隍制詞曰：帝王受天明

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
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
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
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
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
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州城隍。聰明正
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
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知也。茲於臨御之初。與
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

臣按。城隍之名。不經見。正史亦不書。惟唐李陽

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陽冰唐開元以後人。則
在唐已有矣。因其名而求其義。伏讀

聖制所謂。超於高城深池之表。則是神之司。乃城
隍之主者。夫天地間。有一物。則有一神。山林有
山林之神。川谷有川谷之神。聚一方之民。而爲
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
神。所以神歟。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
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閑雜神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
硯。如其守令。造為木主。毀其想像。昇置水中。取
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如之。

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為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

國初詔封其神為監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之以監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監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
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為治幽明之間。
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
屬也。

國家祭祀以之附山川。故此以附之山川之祀

之後云。以上城隍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章如愚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劔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赤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也皆習戰也

何休曰祠兵祭也左氏作治兵蓋禮兵不徒使故

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臣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為兵禱

臣按禡者師祭之名朱熹解詩謂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夫至所征之地而既有其祭則夫無事之時必有其祠可知矣况鄭玄止謂為師祭則又不但出而祭之也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
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
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於此我

朝於山川壇側設爲旌纛神祠。每歲春秋遣旗
手衛官致祭。又命凡天下軍衛皆爲立祠。其牲
牢品物一與社稷同。霜降日將臣祭。享所有旗
幟收貯其中。遇有征行則取旗以祭。班師則仍
以歸藏焉。

京師所祭之神。旗頭大將六纛六神。五方旗神。
主宰戰船金鼓角。碗砲弓弩。飛鎗飛石之神。及
陳前陳後神祇。五猖等衆。外衛所祭則總曰軍
牙六纛之神。夫行軍以旗幟爲主。而六纛者。旗
之大。故以是名祭云。此言旗
大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五祀五祀則希冕。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月令。春其祀戶。祭先脾。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

季夏

其祀中霤。祭先心。秋其祀門。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

賢孟冬臘五祀

陳祥道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月令以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以爲門井戶竈中霤夫周官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用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與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音陽也故祀於

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晉魏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之說五祀祭行唐天寶以後亦祀井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輒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日月令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

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輶行之祀也是

則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

祭之

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

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

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

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

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臣按厲祭自三代以來有之

本朝洪武三年命天下京都王國府州縣於城

北郊各立厲壇頒祭厲及告城隍文與壇式於

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也

在內命京尹主祭在外則守令主之先期牒城

隍神至日祀以爲主其祭文略曰普天之下后

上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長之各府州縣又於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細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

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神鬼昔爲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橫傷者有死於水火

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強奪妻妾而殺死者有遭刑禍而負屈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爲猛獸毒蟲所害者有爲饑餓凍死者有因戰鬪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死者有因牆屋傾頽而壓死者有死後無子孫者此等鬼魂或終於前代或歿於近世或兵戈擾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烟斷絕久闕其祭祀姓名泯沒於一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魄未散結爲陰靈或倚草附木或作爲妖怪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

遇人間節令。心思陽世。魂杳杳以無歸。身墮沈淪。意懸懸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慘悽。故勅天下有司。依時享祭。在京都有泰厲之祭。在王國有國厲之祭。在各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邑厲之祭。在一里又各有鄉厲之祭。期於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仍令本處城隍以主此祭。茲蓋我

聖祖之宸翰也。天命

聖祖為人神主。其於生民之休戚。固已周盡。而於鬼神之情狀。亦無或遺。此幽明之間。所以各得

其所而致天下於隆平之域也。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蠶而祭司蠶也。祭百種。司百穀之神以報蠶。報其教民稼穡之功

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及郵表畷。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

田畯居以督耕者禽獸。謂貓虎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為貓虎尸而迎之也。祭坊與水庸。防隄也。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

受水亦事以洩水事也。曰。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其

壑。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毋作。也。草木歸其澤。不得生耕稼之

也

鄭玄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古天子號也。或云卽帝堯。

張載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百種。百穀之種也。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

陳祥道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編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

帔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祗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入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謂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畷也。郵表畷。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畷。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旣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

謂之蜡矣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叙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貓虎爲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曰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所謂古者田畷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

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不止貓虎凡食爲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母作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爲正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陳澔曰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

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寬縱之意，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既蜡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不興起事功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蘇軾曰：「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陳澧曰：「燕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為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臣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收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者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一
有二位何也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
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夫東作方
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
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
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農民
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
廣

聖君莫大之恩也儻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
人鬼皆蒙其休以上言蜡祭

大學衍義以上國家常祀之禮下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立 濟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闕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一 終

廣

聖君莫大之恩也。僅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
人。以上國來常旅之。豐。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二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偏也于羣神。

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孔穎達曰。偏于羣神。則神無不徧。周禮大司樂云。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同再變而致山林

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
玄曰積石曰山竹曰休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
高曰丘大阜曰陵曰墳下平曰衍古之聖賢
祭法所云在祀典也
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

百神及河喬嶽允信王

維后

朱熹曰懷柔百神以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
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臣按人君有天下之大則凡在天之下者昭昭

之際則有人冥冥之中則有神明而為人無一
人之不得其所幽而為神無一神之不受其職
是在人君懷而來之柔而安之不以幽明人鬼
而有間則信乎有以當

上帝之命而為神人之主矣不然人怨神怒而失
其所以為君之道矣人君所以懷柔之道奈何
吁有民人焉則有德以懷柔之有社稷焉則有
禮以懷柔之

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鬯辜祭四方百
物

吳澂曰。狸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鬻辜者。披牲胸中。鬻磔之曰辜。

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狸沈祭山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羣神有所自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無其地。則不祭。

鄭玄曰。四方。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于壇。川谷于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穎達曰。四坎壇。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此四坎壇所祭之神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

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

臣按祭法謂山林川谷能出雲為風雨曰神則是合山川雲風雨而為一也可見山川者雲風雨之體而雲風雨者山川之用也

本朝合風雲雷雨與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同一壇總名之曰山川壇殆有合于祭法所謂神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孔穎達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陳祥道曰法施於民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事功曰勞也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治功曰力也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舜之道至於無為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勤眾事而野死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為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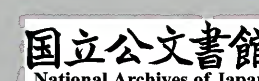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

者有五焉。其下文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人。為君者八人。為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于此。

曰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

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為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於彼。今

郊廟既立於此。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議禮之事。非臣下所當及者。謹述所見如此。或者謂元



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輩亦皆為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澹曰。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

臣按祀典之大者。其在天者。則為民之所瞻仰。其在地者。則為民之所取財用。其在人者。則為有德有功於民。而除去民之菑患者也。凡此等類。則典禮之所祀。非此等類。則在所廢焉。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

按漢舊儀。脩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大牢。為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臣按秦始皇南巡。望祀舜於九疑。上會稽。祭禹。北魏文成東巡。歷橋山。祀黃帝。然皆因所至而祀也。未有常典。魏孝文太和。始詔祀堯舜禹及

周公然惟用清酌尹祭而已。脯曰尹祭至隋始定爲常祀。祀用太牢而唐因之。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

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謹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臣按玄宗時嘗令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近人四戶有闕續填其後有勅廢之。至是代宗從道州刺史元結請而有此舉。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隳毀者。亦加脩葺。乾德元年。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於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廟。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史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

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順。沖。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

臣按。宋太祖。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致享。可謂忠厚之至矣。但其所品第者。亦有未盡善者焉。其第一等十六帝。給民五戶。第二等

十帝。給民三戶。第三等十五帝。給民二戶。皆令有司歲祀。第四等。惟禁樵採。無陵戶。無祭祀。其第一等。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卽帝位也。而亦列於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弑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旣命有司歲時脩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

舍。豈不大有逕庭哉。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妊。太姒。魯大夫。妻敬

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以上竝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為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勳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

大學後集卷之六十一
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勳德高邁爲當時之官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採

臣按宋有司所品第前代功臣烈士爲三等皆據其有冢墓存者爾歷代勳德之名固不止此然其所品第者乃一人之見非萬世公論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且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史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竝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視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爲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

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

本朝始詔革天下神封其詔略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繆可以為萬世法矣以上忠臣

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眾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庶家尚不欲絕種祠繼嗣所傳祭者況於國乎

劉向一古狂讀書

楊時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繆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胡寅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聖賢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匡衡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議。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舊習。今

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脩羣祀。宜享祀者。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使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

間無不沃酌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在祠廟略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臣按天下之神祠多矣有一方專祀者又有天下通祀者專祀者則俾有司考求其所以爲神之故有何功烈有何靈驗始於何代詳著其姓氏爵位及歷代有無封號其通祀者惟於所生及遊宦之地詳其始末其他處則著其建置祠宇歲月及在此靈應之迹命祠部輯爲一書以

備稽攷。

徽宗致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祀。

臣按徽宗之世崇尚神怪之事顧於神祠乃加毀壞其時雖非而所行則是也。朱熹謂後世有箇生的神道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畱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這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神不可見鬼神不能自神所以神不神由人心

之向背也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赦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凡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莫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而後為神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國家初建都於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下忠貞曹武惠劉忠

蕭衛國忠肅諸廟皆

勅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功於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壽亭侯廟五顯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臣竊以謂古今時世不同而人物不能以不異人物既

異則其鬼神之情狀在古今者亦或不能以皆同也。雖然情狀雖或不同而感通之理則未嘗不一。朱熹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又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相關處嗟乎有天下者

祭百神則

天子者乃百神之主也既爲之主則其氣類與之相關矣夫然則凡在天下之天神地祇人鬼何者而非天子之所主乎

以上論內外羣祀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三
以上節內於祭禮之類
而皆而非天子之祭也乎
之於國矣夫然則以亦天下之天賦也人
天子者亦百祿之主也其所以主國其所以
祭百祿也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三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

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安國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

者堯文德之祖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大學後書補卷之三
孔安國曰。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蘇軾曰。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胡宏曰。國有大事。既告諸祖廟。然後告于天地。以及群神。禮之常也。故張髦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又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上者。咸在其中也。况四時寒暑水旱日月星辰之運。卽天神之奧。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可見矣。

朱熹曰。受終觀象後。卽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所主者上帝則餘祭可類也。使後人能解經。豈有上帝之紛紛。

臣按。王者中天地立。爲神人主。是以其初卽位也。明則詔告于遐邇之臣庶。幽則祭告于上下之神祇。帝舜受堯之禪。以有天下。受終文祖之後。遂類祭于上帝。謂之類者。意其所祭者。非特一帝也。凡夫后土社稷。與夫境內祀典所載者。皆聚合于上帝。而併祭以告之焉。始也受終于文祖。僅告于受命之祖一廟而已。茲于祭帝之次。乃精意以享夫三昭三穆之宗焉。既禋祀矣。於是望祀天下之山川。徧索天下之群神。蓋以道里遼遠。不能親詣。望所在而遙祭之。祀典衆

多恐有或遺按所有而徧及之也。洪惟我
 列聖登基之初首祭告于郊廟社稷繼遣臣僚分
 祭天下山川等神蓋與有虞之制越千載而符
 合也。或曰自漢以來解書者咸從周禮註疏依
 類之類孔註祭法六宗之宗蔡傳本朱子非苟
 同者而取之不以為非曰神之天者上帝也其
 次后土其次五土五穀之神舜告攝位雖山川
 群神咸望祭而徧及之乃獨遺后土社稷乎受
 終文祖文祖之外豈無他祖宗若魯若祖若禰
 者而皆不使之與聞乎胡宏取晉張髦之說雖

六宗還是
 屬于上帝
 者近是以
 光武即位
 考之六宗
 群神皆從

與周人祖有功宗有德之制不合然帝王異世
 不相襲禮其制不必盡同也孔註謂文祖為堯
 文德之祖廟有祖斯有宗合此六宗以為七廟
 故舜始則受終于祖繼則禋享于宗焉註家又
 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所尊祭故謂之宗
 嗚呼后土社稷比之六者卑耶胡乃遺之也况
 寒暑即四時之候水旱乃雨暘之變既祭四時
 則寒暑在其中矣水乃雨之淫旱乃暘之亢不
 常有也古有雩祭蓋有所因攝告之際未水旱
 而預祭之何居或又謂三昭三穆出於周非帝

是也

此春王正月之所從始

世制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矣。安知其非承虞夏之遺制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位。故復至文祖告廟。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朱熹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堯廟。如帝之初。卽舜典齊七政。脩群祀等事也。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朱熹曰。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曰。上當有湯字。履

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

侯衛駿速也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卽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馬端臨曰。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

禮。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疇。之。淫。

祠而未嘗有祀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推戴，即皇帝位于泥水之陽，亦不聞有燔柴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凡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

光武即位于部，為壇營于部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神俱從。

唐高祖即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即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即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

諸宮觀諸陵，紹興兩攢宮。光宗寧宗亦如之。

馬端臨曰：宋朝登極告祭之禮，惟太祖創業。高宗

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

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禮乎？或孝光寧

三帝以受內禪，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耶。

臣按國家之事，孰有大於受終繼體者哉。繼天

命以出治，承祖宗而踐阼，必行告祭之禮。自堯

舜禹湯周武皆然。自秦漢以來，禮文苟簡，乃有

行不行者。創業之君出于草創，繼世之君拘於

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之世為則，蓋舜

受堯禪以姓言則舜與堯異以位言則舜受之堯蓋兼創與繼也方其攝位之初既以告于文祖而徧祀羣神矣及夫堯喪既畢之後而復至于文祖廟而告之焉竊意告祭之禮宜於嗣統之初遣禮官告即位于郊廟社稷羣望分遣近臣徧祭於天下羣神迨夫喪畢之後特於常祀之外如舜格文祖之比擇日躬詣郊廟行禮庶幾合於舜典之義以上告即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也柴望祭望而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入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即文用特也

朱熹曰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王制太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陳澧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為巡守也以上巡守出告儀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
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安國曰成王從鎬京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
王廟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
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
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
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周

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
二牛社祭用大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禰則躬行祭祀
告於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
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為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
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
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
未遷主乎

以上營
都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赤一

王命作冊逸史佚也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廟

中裸灌地降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

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

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

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蔡沈曰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

祭也逸祝冊者史佚為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

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為尊周公立其後為

魯侯蔡傳以為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

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太廟史由君右

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

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編也來宣布也文武受

命召公康公也維翰幹也無曰予小子王自稱也召公是似肇

也開也敏戎汝也公功也用錫爾祉賜也爾圭瓚一也一卣尊也

告于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錫山土田于周岐周受命自召祖

穆公之祖康公也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朱熹曰詩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

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汝召公之事。且能開敏汝功。則我當錫汝以祉福。如下所云也。故又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

宣王之賞。如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于東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掌書者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也奠于其廟。

孔穎達曰。君尊上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

陳祥道曰。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所以明父子之賢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晉為廣陵王。閔之策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燕王曰玄社。廣陵王曰赤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燕王北土。廣陵王南土。世世為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廟封之儀。

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帝神后。后土也。請罪有夏。以與爾有衆請命。

蔡沈曰。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蔡沈曰。冢土。大社也。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地神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遇名山大川。曰



將有大正于商

孔穎達曰。名山謂華太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舉武王告神之語。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賈公彥曰。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于社。卽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也。造于祖者。出必造。卽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也。設軍社者。社在軍中。非常而祭。曰

類。將有事于四望者。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也。獻于社者。征伐有功。獻捷于社也。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陳澧曰。禡者。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齊車。言必有尊也。

吳澂曰。遷廟主謂祈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

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毀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陳澔曰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

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臣按先儒謂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膾祭肉戎

有受脤宜社之肉神之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膾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



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主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師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庭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

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為百穀祈膏雨於啟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為民之心切遠也。

吳澂曰。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也。雩者。過時。故書。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為舞

大學後事補 卷六十三
三
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祝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陳澔曰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雩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季秋之月大饗帝。

陳澔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

方慤曰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陳澔曰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爾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雩而謂之宗尊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祭於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爲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三
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群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為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之術為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

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臣請於郊兆之旁，擇地以為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大雩之祭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三 終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三 祭告祈禱之禮上

七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三
天以建國也之禮也
行之無革異誠之邪所以對古人之烈節也
古今事祭之辨其法而其所以對古人之烈節也
古者謂公取此之義對以誠平誠命對官祭而
和上帝之禮不以始為而以末為始也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四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下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熹曰玄鳥皐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
氏女簡狄祈于郊禱皐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
後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臣按高禘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也時是維姜嫄高辛世妃生民

如何克禋精意以享之克祀祀郊禘也以弗弗之言無子求有子也

履踐也帝武帝武也敏敏也歆歆也攸介大也攸止載震娠也載夙

也載生載育養也時維后稷

朱熹曰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

變媒言禘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春牢

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

弓韠授以弓矢于郊禘前也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大牢尊

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

高禘先禘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韠弓衣也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陳澧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

為祠禘祈嗣之候古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

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郊禘后妃帥九嬪

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

大學衍義補 卷之十四
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祥。

史記股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爲帝嚳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柰何無父而生乎。

陳澹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源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蓋祖宗一氣相傳。自開闢天地有人類以來。至于今日。生生禪續。之不已。一旦至我身而闕絕焉。豈非大變事乎。矧有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將以綿千百世之宗支。而爲億兆生民之主宰者。尤不可不加之意焉。然是事也。雖若人爲。而實由乎天。是以自古聖王制爲郊禘之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

物類精意以禮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者或有所聞而冀有感格之祥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惑而設素饌投青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吾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臣竊以為言者祀高禩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况郊在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為禩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禩配庶于行禮為宜以上高禩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五嶽四瀆四鎮

鄭玄曰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賈公彥曰四望者不可往祭四向望而為壇祭之凶謂年穀不熟災謂水火

陳祥道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於羣神而祭之陳樂而不懸廡樂而不鼓告以其凶裁或言旅或言大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

臣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人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同祇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衆人言旅而上帝獨言類所以尊帝也

賈公彥曰。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祇。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以小宗伯為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曰禴。四曰祭。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禴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祭若春秋祭祭祭之屬。

春秋左氏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孔穎達曰。祭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鬼神。

梁山崩。晉侯景公召伯宗大夫重人絳人乘重載之車者曰。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感降服損盛乘縵車無

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脩文辭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心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天道不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臣按。人君因災異。脩德正事。以回天意。可也。若

之何禳之嗚呼。上天之怒而示之以懸象。豈祝史之所能回哉。

朱熹言于其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崇于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

臣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固雖天數之或然。然亦未必非人事之所致也。是故國家有凶災之故。其大者則有旅祭。其小者則有禋祭焉。然其將祭也。則必去盛饌。損盛服。乘素車。撤音樂。舍于外郊。陳其玉帛之幣。致其自責之辭。庶幾或有所感格於冥冥之中焉耳。苟或不自脩省。而徒事乎禱祈。牲幣之間。烏能有所感格哉。後世此禮不明。遇有凶災。往往假異端之徒。按其科範。誦其經呪。不求之懸象之天。而求之土木之偶。其為誣瀆甚矣。

以上禋祭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也公為三壇同墠。除也為

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置也璧秉珪。珪璧所乃告

太王。王季。文王。史太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邁

厲惡也虐暴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元也子之責于天。以

且周公代某之身。

亦三王不妄祈也。以身代不詞實也。

蔡沈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請命三王。欲

以身代武王之歿。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

始末。合為一篇。以藏於金縢之匱。冊祝。如今祝版

之類。元孫某。武王也。丕子。元子也。言武王遇惡暴

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

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

如欲其死。則請以且代武王之身。

臣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頤

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

理否。熹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

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

至誠為之。吁。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世

之匹夫匹婦。固有一念之誠。可以感動天地者。

况聖人乎。是則君父有疾難。臣子以誠切之心

為禱。籲之舉。則固有感通之理也。然必至誠真

切然後可以禱之不然則流于王莽之偽矣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鄭玄曰盡孝子之情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祈福祠報福也之

事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

鄭玄曰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

祠報福

賈公彥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禴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

男巫春招招吉弭去禍以除疾病

胡宏曰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災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禴禘禳無不與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故孔子論人之不可無恒以巫醫竝言而先乎巫孟子論術之不可

不擇以巫匠竝言而不及乎醫。蓋以禱于上下神祇。其責尤重也。後世巫不設官。而禱祭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之末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爲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爲之。世之儒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爲幻誕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朱熹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歎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

又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

臣按。疾病而行禱。乃人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且爲之。蓋有此理也。後世行禱之禮不傳。而佛老之徒。遂假之以爲齋醮之科。臣子迫切之情。籲告無所。徃徃資之。以殫吾情。遂爲人世常行之事。今古禮不可考。而巫氏所招弭者。世不復知其何法。請如金。膝設爲壇。墀。珪璧之植。秉雖不能盡備。然用牲幣。以將吾誠。假祝冊。以達吾意。于以告乎宗廟之親。于以籲夫上帝之尊。于以徧夫當祀之神。庶幾古人疾病行禱之遺意。
以上疾
病行禱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也。難也。以索也。搜也。室。歐。疫。

鄭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歐疫癘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音那。下。同。九。門。磔。裂。牲。謂。攘。除。禍。之。磔。謂。之。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芻。礫。

鄭玄曰。季春之月。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

尸之氣。季冬之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皆爲厲鬼。隨強陰將出害人。

陳澔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癘氣也。季春命國讎。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難者。此爲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季冬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芴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

論語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熹曰。讎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漢志。先臘一日。大讎。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侏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完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黃門令奏曰。侏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侏子和。嚶呼。

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
雒水中。

臣按。讎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
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三時。季春行于國中。
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讎。則通上下行
之也。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
理也。若無此理。聖人豈苟於同俗者哉。漢唐以
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
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
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

人至遣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
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
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
是亦闢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大讎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
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以爲古封禪
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
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
言爲正。

引經傳以
又其論說
此古今無
耻作備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
岱宗是爲巡守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
考績燔燎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
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
安得鐫文告成安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
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徃徃行之曾無一人
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
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

知折衷于里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
古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是時肆其侈
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
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

臣按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
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皆身
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
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于長生不歿爲國
至于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爲之者
縱爲之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四
服食藥物。徵求鬼神。而後致之也。然自秦漢以
來。千餘年矣。有國家者。未見一人。過百年而不
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
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欲求壽年之永。莫
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于
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真誠有是理。亦真
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于不貲之費。而
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祕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
之於心。知其必無驗之於古。知其無效。則自不
爲矣。以上封禪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四 終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四

祭告祈禱之禮下

七

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

呂祖謙曰。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若死則配食於樂祖。祭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思無窮者也。蓋不特是時尊師敬長之義。使國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之深。當時設教有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已。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

舍音釋采讀爲菜

鄭玄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

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陳祥道曰。訊者。問其首。馘者。截其耳。釋奠于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下命樂正。

樂官

習舞。釋菜。仲丁。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澔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

大學衍義補 卷之五
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馬晞孟曰。釋奠用下。爲文明故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也。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孔穎達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亦然。然。

陳澔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于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以奠幣爲禮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則不用幣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大學後集卷之十五
三
鄭玄曰。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國故則否。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釋禮者。謂釋奠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謂釋奠必有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自

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丞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莫祠於學。故記者識於禮。而傳者又卽其所見聞以明之也。

始立學者。既與當作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儼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澔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興。塗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即此釁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陳澔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執也。

吳澂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于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
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
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
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于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
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
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
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
顏淵配。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
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
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

大學衍義補 卷之三
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於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今制有朔望行香之禮此其權輿歟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下釋奠于先聖先師州

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為釋奠及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公孔子各自為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

釋奠先師
禮記注疏

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初釋奠以儒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于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

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為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

大學行義補

卷六十五 釋奠先師之禮上

八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
大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

享孔子廟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

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
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
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

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
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
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為
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為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

先師以為如禮此亦疑以之見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入

為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

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

康成註家
流欲自為
從禮地而
貞觀君臣
于綱常多
其述以自
便豈可訓
乎上古以
來先師未

有定指關
疑可也何
其曲說

大學後身...
傳授言之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先
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
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爲左丘
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于聖人而得其大義
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
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諛洽而義理間有差舛
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
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
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
高弟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
言之而僅得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
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于康成之注而以專
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
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
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
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
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
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

大學後身 卷之十五
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大學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士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言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

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上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于勞民無俟改革。惟

國學乃

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我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為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為侯。曾參等為伯。

姚燧曰。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

宰我以夫子遠賢於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此

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

陋典二

大學衍義補 卷之五
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

輕重哉。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 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五 終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六十五

釋奠先師之禮上

七

<p>大學後集卷之六十五</p>	<p>文王</p>	<p>之為</p>	<p>文王</p>	<p>之為</p>	<p>文王</p>	<p>之為</p>	<p>文王</p>	<p>之為</p>
------------------	-----------	-----------	-----------	-----------	-----------	-----------	-----------	-----------

稱之以土鞮莫夫稱之豈地未足以稱其德彼
 鞮重造誨之稱汗下之凡何足以為吾聖人之

